

# 人类学家彭兆荣教授

□ 刘朝晖

[中图分类号] K825.1 [文献标识码] A [文章编号] 1002-3887(2005)04-0001-01

**在** 1995 年夏季,我第一次与彭兆荣教授“近距离接触”,惊讶于他对田野调查的痴迷和学术灵性。三十几个日日夜夜,我们在贵州月亮山的瑶族山寨里同瑶民一样,过着“日出而作,日落而栖”的生活。当时的心里一直有一个困惑:为什么自己对“异文化”那种充满浪漫、传奇的感觉日渐消退,而彭兆荣却能够整天乐呵呵的。多年以后,当我在阅读人类学家 Pull Stoller 著作之后,才有释怀的感悟,因为他告诉我们说:“在异文化的土地上,‘感觉’到的东西远比看到的东西丰富得多。”

这种“感觉”源自学科训练而带来的学术灵性,更来自于研究者的人生历练和价值取向。1984 年,彭兆荣负笈从地处沿海的福建来到贵州求学的时候,似乎就“宿命地”跨入了自己的“人类学生涯”。他几乎在经历着戏剧般的“学术错位”:怀揣着古希腊罗马的神话,却进入了贵州瑶民的神灵世界;带着文学的浪漫情怀,却飞入了寻常百姓人家。1988 年,彭兆荣带着中国的“本土文化”来到了风情万种的法国求学,此后的岁月,他就是这样让自己的心灵自由地进出在人类学、文学等领域,恣意书写自己的“学术履历”。

如果说彭兆荣教授是一个“多产”的学者是毫不过分的。

到目前为止,他的著述已经超过二百多篇(部),内容涉及小说、神话、文学、宗教、民族、华侨华人、音乐、旅游、仪式等领域,一些篇章被学界同仁奉为所在学科的“问鼎之作”。譬如发表在《外国文学评论》上关于文学和文学评论的《痛苦的宣泄》(1988)、《被缚的妻子们》(1992)、《“顶冠”的原型性结构意图》(1994)等;在《文艺研究》上的《边界不设防:人类学与文学研究》(1997)、《再寻“金枝”》(1997)等;在《中国音乐学》上的《族性过程与音乐的发生》(1999)和《结构·解构·重构:中国传统音乐现代化的必然选择》(1995)等。

当然,他尤为有力的著述还是在他最钟情的人类学领域:《论民族作为历史性的表述单位》(《中国社会科学》,2004)、《神话叙事中的“历史真实”——人类学神话理论评述》(《民族研究》,2003)、《人类学仪式理论述评》(《民族研究》,2002)、《论民族与族群在变迁语境中的裂化因子》(《广西民族学院学报》,2004)等。

这些著述涉及研究领域之广,也见证了他勤勉的“学问人生”。多学科的知识背景插上“人类学的翅膀”,使得他的人类学研究有别于其他“正宗”的人类学家的学术视野,他戏称自己是“学术浪子”,也正是这种“浪子”精神让他在学科前沿游刃有余,且屡有斩获。但是,学界同仁更认同他是一名“纯粹”的学者,一名矢志不渝、教徒般虔诚的人类学家。

2004 年,彭兆荣从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人类学系游学归来,笔者问及加州的阳光沙滩和美妙的异国风情,他说:“我几乎是足不出户地做自己的本职工作。”望着仍在散发着油墨香的《旅游人类学》(民族出版社,2004),我终于明白了他游学美国半年究竟在干什么了。 ■

收稿日期:2005-06-05 【责任编辑 黄世杰】 【责任校对 黄少梅】

[作者简介] 刘朝晖(1968~),男,湖南衡阳人,现供职于福建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。福建厦门,邮编:361005。

封面  
学者

刘朝晖 / 人类学家彭兆荣教授

1

GXMYXB